

帘卷西风



云霞
著

西厢里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武林中美人如玉，
剑如虹。

帘卷西风

云霞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帘卷西风 / 云葭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12

ISBN 978-7-5125-0106-5

I. ①帘…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271 号

帘卷西风

作 者 云 葭

责任编辑 戴 婕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20 印张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06-5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64270995 传真: (010)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喜事前的祸事·····	1
第二章	喜事也是祸事·····	18
第三章	天地门大小姐·····	33
第四章	武林大会·····	45
第五章	天籁七音·····	62
第六章	狭路相逢·····	80
第七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98
第八章	明争暗斗·····	116
第九章	真相背后的真相·····	134
第十章	局中局·计中计·····	153
第十一章	真亦假·假亦真·····	171
第十二章	饮鸩止渴·····	187
第十三章	如果长相守·····	202
第十四章	步步为营·····	218
第十五章	此去经年·····	233
第十六章	良辰好景虚设·····	247
第十七章	万般奈何·····	261
第十八章	此一别·何时再见·····	276
第十九章	我在故园风雨后·····	294
尾 声	只缘身在此山中·····	308



喜事前的祸事

【第一章】

(一)

一年一度的庙会一如既往，非常热闹。街道两边尽是小摊小贩，吆喝声、嬉笑声此起彼伏。周令西挽着表姐宋羽翩的手四处闲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到处乱转，从路边摊子上的面人、灯笼、胭脂、发钗以及其他小玩意儿上一一扫过。

“羽翩，你快看那边，有杂耍呢。”

宋羽翩把周令西拉住，“哎呀！你别乱跑，现在人这么多，小心走散了。”

的确，现在的人很多，男女老少皆有。那些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几乎全都出来凑热闹了。说是庙会，其实这也算得上是个相亲大会，古往今来在庙会上喜结姻缘的例子还真不少。

“快看，是樊一风！”

人群里不知有谁叫了一声，然后大家的视线全被吸引了过去。

樊一风是江湖名门神兵阁的少主，年方二十有五，据说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气质不凡，至今仍未娶亲，苏州城里明恋或是暗恋他的女人一抓一大把。

今日他出现在这里，那些年轻的女人们见了他就跟苍蝇见了有缝的鸡蛋，一哄而上，全拥了上去。

“哎呀——”周令西一连被踩了好几脚，又差点被疯狂的花痴们撞倒，她怒了，“这些人在干吗！”

“西子你没事吧？”宋羽翩也是好不容易稳住身子。

“还好，还没死呢。”

“我们也去看看吧！”宋羽翩异常兴奋，拉起周令西就跑。

“呀呀呀，你干吗啊……”

“走啦——”

观音庙前面搭着戏台子，台上戏子们涂着大花脸咿咿呀呀很是入戏，台下却比台上更加热闹。

樊一风一袭白衣，风流倜傥，手里把玩着精致的折扇。今天出来逛庙会的人中，女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他刚一出现自然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台上被吸引到了他的身上。

“樊一风，樊一风……”

“真的是樊一风耶……”

“哇，好帅！”

“……”

女人们全都疯狂了，男人们全都泪奔了。

周令西双脚惨遭蹂躏，还没一会儿整个人又被挤得几乎变形。她简直要抓狂了，大声喝止正拽着她拼命往前挤的表姐，“宋羽翩，你要是再拉我往前挤我以后就再也不陪你打马吊了！”

打马吊是宋羽翩的最爱，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可是跟樊一风相比，马吊牌显然是太苍白了。宋羽翩把周令西的话当耳旁风，依旧不亦乐乎，一个劲儿地往最前面冲去。

而此时被围观的樊一风也没得比周令西好过多少，他就是忙里偷闲出来逛逛，早知道是这种场面打死他都不会出来。

周令西知道她这位表姐不是个花痴女，但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就是爱凑热闹，好奇心比天大。

早就听说过樊一风的大名，今天若是不见上他一面，宋羽翩定然是死都不会合上眼睛的。乍一听樊一风出现了，她就像喝了鸡血似的激动，拉着周令西



在人群里拼死拼活地往前挤。好不容易终于冲到了最靠近樊一风的地方，她那叫一个兴奋。

“停停停，你让我喘口气儿，我快不行了。”周令西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周令西可算是见到樊一风本尊了，眼前的男子冷酷而帅气，脸部的线条刚毅无比，棱角分明，还真算得上是英俊潇洒。

这时候，有人在不远处叫樊一风的名字，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周令西一看，叫樊一风的男人她认识，正是苏州首富方家的大公子方槐。想当年她和宋羽翮豪气冲天地想要劫富济贫，就曾打过方家的主意，而且差一点得手了。

这位方槐方大少爷长得唇红齿白的，用周令西开玩笑常用的那种调调来说就是特妖孽，一看就让人忍不住想上前蹂躏一把。

“方兄。”樊一风眼前一亮，像是碰见了大救星，急忙往方槐身边挤去，“好久不见。”

“嗯，最近可好。”

“还好还好，只是少了和方兄把酒言欢的机会，可惜啊。”

“……”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拍拍肩膀，递递微笑，相谈甚欢，俨然已经把周围的花痴女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周令西有很多当混混的狐朋狗友，跟着他们混久了，思想难免有些不纯洁。看到眼前两个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而且一个阳刚、一个阴柔，她自然而然联想到了一个词：断袖。

想归想，可周令西一哆嗦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断袖”二字一不小心就从她嘴里蹦了出来。

方槐听见了，樊一风也听见了，站在周令西周围的几个女人全都听见了。

然后，周令西惨了。

“什么，樊少主是断袖？”

“啊？不会吧，真是断袖啊？”

“难道说樊少主喜欢的是方大少？”

“难怪他这么久不成亲……”

“难怪樊少主不近女色……”

“啊，我不要，樊少主怎么可以是断袖呢！”

“……”

过了适婚年纪却不成亲、英俊不凡、不近女色……这三点并不稀奇，但全凑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就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了。

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就因为周令西不小心溜出口的一句话，不一会儿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全知道了樊一风是个断袖。如果说原先樊一风是焦点，那么现在樊一风和方槐两个人绝对是焦点中的焦点。

周令西捂住自己的嘴巴，吓傻了。因为樊一风霹雳般的眼光正死死地锁定了她，方槐也好奇地打量着她。她悔得要死，真想在脚下挖个坑然后跳下去把自己埋严实了。

“那个……那个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百口莫辩啊。

人群没有散去，周令西被挤在中间，想走也走不了。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一真理也是要看场合的，现在就绝对不是合适的场合。

就在台下的戏码愈演愈烈的时候，台上的戏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年庙会必会上演的绣球舞。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姬在上面翩翩起舞，腰肢像蛇一样柔软，婀娜多姿，绣球在她们双手之间灵活地来回转动。等舞快跳完的时候，她们就会一起将绣球抛出，若是砸到一男一女，那便是“姻缘天定”。

以往绣球舞可是庙会上最受关注的节目，唯独今年例外。

樊一风继续瞪了周令西几眼，然后释然。他似乎并不生气，反而大笑着拍方槐的肩膀，“走，方兄，咱们一起上千金醉喝酒去。”

“好。”方槐似乎明白了樊一风的意图，哈哈大笑。

这么一来就更加肯定了花痴女们心中的疑惑：这对果然是断袖啊。

周令西哆嗦。原来真被她猜中了，啧啧，她长这么大可是第一次见到活的断袖啊。

樊一风和方槐走了，这会儿大家都很自觉地让路。既然他们两个成为一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她们铁定没希望了。再说这樊一风只喜欢男人，连墙角都没得撬。

顿时，众花痴女的心哗啦啦碎了一地，要多惨有多惨。

“抛绣球咯！”有人喊了一句。

两个大红绣球一前一后从台上往下飞，先落下的那个不偏不倚正中樊一风脑门。樊一风被砸得那叫一个愕然，周令西见到这一幕正想发笑，不料第二个绣球落在了她的身上。

“呀——”

周令西的第一反应就是，死都不能和断袖姻缘天定。于是她顺手一丢，绣球砸中了她身边的宋羽翩。

因为是樊一风先接到的绣球，大伙儿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甚至有人臆想这第二个绣球会不会砸到方槐呢？不是说姻缘天定吗？

可是等大家去注意这后抛出的绣球的时候，它已经被无良的周令西抛给了宋羽翩。宋羽翩一时没反应过来，拿着绣球傻傻发愣。估计她还没明白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快看快看，绣球没砸到方少爷。”

有眼尖的人认出了宋羽翩，“哇，快看，那不是微雨山庄的三小姐嘛。”

“绣球砸到宋三小姐了？”

“什么，宋家三小姐？”

“是的是的，就是宋大少的妹妹。宋家大少爷也是一表人才呢，可惜今天没看见……”

“这这这……”宋羽翩都快哭了。

周令西瞪大双眼，完了完了，她害死宋羽翩了。

“恭喜这位公子和这位姑娘，你们是姻缘天定啊。”

“西子，这……”

周令西知道自己闯祸了，她打掉宋羽翩手里的绣球，拉起她没命似的往前跑，“三十六计走为上啦！”

跑回微雨山庄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香汗淋漓。可是还没等她们缓过气来，冤家路窄的真理就被印证了，她们在回廊遇见了宋家大少爷宋羽正。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宋羽正脸色不怎么好看。

这宋羽正是微雨山庄大夫人的儿子，也是宋羽翩同父异母的哥哥。

周令西自小父母双亡，跟着姑妈宋二夫人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没少受夫人母子的白眼。姑妈和表姐再怎么不受待见好歹也是姓宋的，而周令西却是个外人，吃的苦、受的气比她们多多了。

周令西之所以能撑这么久，除了姑妈和表姐的疼爱之外，主要是靠大师兄那一句承诺支撑着。大师兄答应过她，有朝一日，一定会带她堂堂正正回到天地门。因为周令西那已经过世的母亲谢颜正是比神兵阁更强大的金陵天地门的大小姐。

当年谢颜拒绝家里为她安排的亲事和周令西的爹周轩逸私奔了，天地门门主谢远一怒之下和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在她死后还是不肯接纳年幼的周令西。多年以来，周令西忍气吞声在微雨山庄待到现在，其实也是为了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让她回到自己本该待着的地方去的时机。

周令西根本没拿正眼看宋羽正，拉着宋羽翩绕开他继续往前走。惹不起她还躲不起吗？

她和两位表姐宋羽翩、宋羽飞都一样，从小就特别讨厌宋羽正。所以她们给宋羽正起了个外号，叫“死蛤蟆”，表姐妹三人背地里叫得不亦乐乎。

才走了两步，宋羽正又故意绕到她们前面去，正好和她们面对面。周令西无奈翻了个白眼，往靠近湖的地方挪了挪，正想迈步，宋羽正又好死不死地拦住了她们。

“干什么？”周令西语气不善。

她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像宋羽正这样的败类（至少在她眼里是败类）能得到上天的眷顾。生在这样一个有头有脸的家里不说，偏偏他长得英气逼人，活脱脱就是一副勾引良家妇女犯罪的长相。而她周令西一个知书达理的“淑女”却落得个寄人篱下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她还得被眼前这个败类欺负，天理何在！

宋羽正难得没有被周令西激怒，他板着脸不说话，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她，就像凶狠的老鹰见到了柔弱的小白兔。

“看你们的样子，一定是在外面闯祸了吧。”宋羽正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周令西勉强挤出笑脸，甜甜地说：“谢谢大表哥关心，我很好，三表姐也很好。现在您可以高抬贵脚顺便挪一挪您那尊贵的身躯，让我们过去行吗？”

“哼。”宋羽正的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

这下连宋羽翩也沉不住气了，“大哥你有事？我们要回房去了。”

宋羽正冷冷扫了她们一眼，终于让开。

两人如获大赦，赶紧加快步子离开了。



(二)

阮媒婆扭着腰肢上门的时候，周令西正在后花园陪姑妈和两位表姐打马吊。四个人坐在石桌上，神情专注，专心致志，根本无暇顾及旁边是否来了人。

“八筒，糊了！”宋羽翩双手一摊，“给钱给钱给钱，快给钱！”

周令西很不情愿地将自己身前的银子全部推到宋羽翩面前去。

周令西拿起一块马吊牌使劲往石桌上一摔，气呼呼道：“不玩了不玩了，真邪门，每一次都是我输！你这副马吊牌是不是从苗疆买来的，下了蛊的吧？”

“那是你运气背，来，我们接着玩，没准下一次你就连本带利赢回来了。”宋羽翩哄着周令西继续玩。

“不玩了。钱都输光了，改天吧。”

“西子，要不我先借你点？你要是不玩了，我们三缺一多没意思啊。”二表姐宋羽飞说，“我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你可不能扫我的兴。”

但这回不论姐妹俩怎么哄骗，周令西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肯再玩了。她们见她如此执著，只好作罢。

宋羽飞和宋羽翩一样，也是个一打马吊就停不下来的人。最近碰上她回娘家探亲，天天缠着大家陪她玩。偏偏周令西是个逢赌必输的半吊子，今天这么一输，她平日里所攒下来的那点积蓄几乎全部付之东流了。

都说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可是周令西别说走什么桃花运了，就是想玩红杏出墙都没机会。

好不容易将飞到千万里之外的思绪收回，周令西忽然发现了站在宋羽翩身后的阮媒婆，吓得一颤，“你你你……你不是东巷的阮媒婆吗？”

宋羽翩听到她结结巴巴地话，回头一看，正对上阮媒婆那张麻子与胭脂并存的肥脸，差点没从凳子上滚下去，“你……你……你怎么又来了？”

阮媒婆号称“苏州第一媒婆”，给很多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牵过红线。她曾经好几次上门来想给宋羽翩和周令西说媒，都被她们拒绝了。所以周令西和宋羽翩每次见到阮媒婆都有一种恐慌感。

宋二夫人笑着问：“阮媒婆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出声啊？”

阮媒婆脸上堆满谄媚的笑意，“回二夫人，老身来了有一会儿了。见二夫人和几位小姐玩得正开心，老身哪敢打扰啊！”

“不知您老今天来有何贵干？是给我们家羽翹说媒啊，还是给西子说媒？”

“二夫人，老身今天不是来说媒的，是来给您道喜来了。”

“哦，何喜之有啊？”

“有人托我来向二夫人提亲，想娶您家三小姐呢。”

宋羽翹大叫：“什么？娶我！”

“是啊，这位公子可谓是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无论家世还是人品都没得挑，和三小姐你简直就是金童玉女、金玉良缘啊。”

阮媒婆舌灿莲花，将口中那位公子夸得天上有，人间无。

周令西打了个哈欠，好在这次不是冲她来的。她朝宋羽翹挤挤眼，心里却替宋羽翹把阮媒婆的祖宗十八代一代一代问候了个遍。

“哦，不知你口中所说的是哪位世家公子？”宋二夫人顿时眼睛发亮。她可是做梦都想着给自己这小女儿找一门好亲事，省得大夫人仗着自己生了个儿子就不拿正眼看人。

“是神兵阁的少主，樊一风。”

“哗啦——”

周令西正无聊地搓弄着满桌子的象牙马吊牌，听到“樊一风”三个字，不小心把那些马吊牌撒了一地。一旁候着的丫鬟们赶紧蹲下身子去捡。

宋羽翹哆哆嗦嗦，“樊……樊一风？怎么是他？”

“你再说一遍？神兵阁的少主樊一风？”宋二夫人似是不太相信。

阮媒婆甩了甩手绢，“哟，瞧这三小姐激动的，连身子都坐不稳啦。呵呵，二夫人您就放心吧，有我阮媒婆出手，樊一风这块肥肉还不迟早是你们宋家的……”

其实挺简单明了的一件事，阮媒婆愣是花了半个时辰才讲清楚。无非就是神兵阁的老太爷听说了庙会那天宋羽翹和樊一风同时接到姻缘天定绣球的事，所以托她上门提亲来了。

听阮媒婆这么一说，周令西低下了头，这下她的祸闯大了。

苏州神兵阁与金陵天地门并称为江南武林的两大世家，实力在江湖上不可小觑。

就在庙会那日被周令西说成是断袖之前，苏州城里想嫁给樊一风的女子一

抓一大把，从东门口排到西门口都排不完。神兵阁的老太爷一度逼樊一风成亲，但都被他拒绝了。阮媒婆也曾踏破了神兵阁的门槛，几乎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说成一门亲事。

庙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神兵阁老太爷樊雷的耳朵里后，他大喜。一听对方还是江南名门微雨山庄的小姐，二话不说，立马就遣阮媒婆提亲来了。

“我不同意！”宋羽翎一口拒绝，“他他他……他可是有禁忌之恋的……”

阮媒婆和宋二夫人均是一愣，没想到宋羽翎她这么直接就讲出来了。那日庙会上的事，她们都有所耳闻。

“哎哟！我的三小姐，你这是哪里听来的闲言碎语啊！”阮媒婆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的，“樊少爷喜欢的当然是女人，错不了！神兵阁和方家是世交，樊少主和方家大少爷是多年的挚友，怎么能说是那……那什么呢……总之我阮媒婆以人格担保，樊少主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周令西不以为然，“那他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成亲，还……还不近女色。”

“那不是因为人家没遇见喜欢的人呗，像樊少爷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娶一个不喜欢的人当少奶奶啊，你们说是吧？”

阮媒婆这么一说，众人都觉得有几分道理，但这个“众人”可不包括周令西。

“照你这么说不，这樊一风还真是我们家羽翎夫婿的上上人选啊。”二夫人眉开眼笑。

“二夫人，那这门亲事就这么说定啦，改明儿樊家就会送聘礼过来。三小姐，你就等着当新娘子吧。”阮媒婆说完便喜滋滋地回去了，走一步扭三下。

周令西看得哈哈大笑，被姑妈宋二夫人瞪了一眼才收敛，但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偷着乐。

“姑妈，你真打算把表姐嫁给那个断袖？”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宋二夫人不怎么高兴了，“阮媒婆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是因为没找到喜欢的人才不想成亲，现在他指名道姓要娶羽翎，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可是娘，你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我可不想嫁给他！”宋羽翎不高兴。

“婚事自古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有樊一风这么好的人选，你不嫁也得嫁。翎儿呀，就当娘求你，要是能和神兵阁结成亲家，我们的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看大夫人还敢不敢给我们脸色看。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想想，

为西子想想啊。西子在这个家可没少受气。”

听宋二夫人这么说，宋羽翩不说话了。周令西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当然清楚二夫人也是为了大家好。微雨山庄是江南第一山庄，家世显赫。宋二夫人只是庄主的妾室，虽然人人称她一声二夫人，但她在庄中的地位并不高。

大夫人出生世家，又是微雨山庄大少爷宋羽正的生母，她在山庄跺一跺脚，掀起的灰尘就足以把人呛死。这些年来宋二夫人可没少受大夫人的气，偏偏自己又得带着哥哥嫂子的遗孤周令西在微雨山庄过日子，她只能忍气吞声。

既然没有儿子，那也只能靠女儿为自己争气了。

一年前宋羽飞嫁给了扬州首富陈家的二公子，宋二夫人本以为能扬眉吐气，谁知道半年后陈老爷撒手人寰了，他的几个小妾几乎卷走了家里所有的财产，陈家就这么败落了。好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靠着原来做大的生意，过过日子还是绰绰有余的。

经过大女儿的教训，宋二夫人万万不敢再把二女儿嫁给商贾之家了。如今樊家主动提出要娶宋羽翩，正合她的心意。要是神兵阁的少主成了自己的女婿，那大夫人再嚣张也断然不敢再在她们面前趾高气扬。

“羽翩呀，没想到你是赌场得意，情场也得意，真是嫉妒死我啦。”宋羽飞刻意开解妹妹。

宋羽翩脸色不怎么好看，她扯了扯嘴角，象征性地一笑，然后扭头回房了。

而宋二夫人依旧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这门亲事一定，以后在微雨山庄谁还敢说她们一句不是。熬了这么多年，她们终于咸鱼翻身了。

周令西看出了宋羽翩的闷闷不乐，她心里过意不去，又不能帮什么忙。看宋二夫人的态度，这门亲事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她叹了口气，也起身走了。

“西子你去哪里，真不玩牌了？”宋二夫人叫她。

“羽翩走了，三缺一，还玩什么玩，跟鬼玩啊！”

不久之后微雨山庄的庄主宋毅也知道了阮媒婆上门提亲的事，他把家里所有人叫到了大堂，准备商量该怎么张罗宋羽翩的婚事。结果大家到大堂没多久阮媒婆又来了，而这一次她来的可不是一个人。

“恭喜二夫人，恭喜三小姐，老身给你们道喜来啦——”阮媒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她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头上戴着大红花，一路扭着进了门。紧接着，一箱箱扎着大红绸带的彩礼陆续被抬了进来：上等丝绸、珍稀珠宝、珊瑚玉



树……林林总总，琳琅满目，放满了整个大厅。

“轻点放！轻点放！磕坏了就算把你们全家卖了也赔不起！”阮媒婆一边扇着扇子，站在一旁颐指气使。她对着宋毅巧舌如簧，“宋庄主大喜啊。樊家的老太爷说了，下个月初三便是良辰吉日，所以想在当天迎娶三小姐，不知庄主意下如何？”

“既然如此，宋某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只要羽翩自己愿意就行。”

“好，宋庄主果然是爽快人，我这就去回老太爷的话，让他们赶紧准备少主人的喜事。”

等到阮媒婆一伙人散去，大厅里的喧嚣顿时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别样的安静。大家各怀心事。

二夫人心里很安慰，受了这么多年气，总算能咸鱼翻身了。

大夫人脸色不善。一旦宋羽翩嫁入神兵阁，她们母女在微雨山庄的地位就高了好几节了，而且很有可能威胁到她。她恨不得自己再多出一个女儿来，省得让宋羽翩占了这个天大的便宜。

唯独准新娘宋羽翩低着头不说话，显然心里是不乐意的。

周令西悔得想砍断自己的手。都是她的错！

这微雨山庄里只有姑妈和两位表姐是真心待她，她却害得表姐嫁一个不想嫁的人，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断袖，她怎么可以原谅自己。看着闷闷不乐的宋羽翩，她终于狠下心做了一个决定。

回到房间，周令西立刻研磨，摊开一张纸写道：大师兄，明晚三更，老地方见。

写完后她把纸条装进信鸽脚上的竹筒，放飞了出去。

（三）

“什么？”宋毅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你再说一遍？”

阮媒婆身子微微发颤，有些难以启齿，“宋宋……宋庄主息怒，这件事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绝不同意，你去给我退了这门亲事！快去！”

“宋庄主你要三思啊，亲事是您一早同意的，喜帖也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天下谁人不知神兵阁和微雨山庄结亲的事，要是就这么拒绝了，恐怕不太好吧。”

听阮媒婆这么一说，宋毅不说话了。他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亲事是他自己亲口允诺的，如今整个江湖都知道了这件事，许多门派甚至已经动身赶来苏州贺喜。若是贸然悔婚，得罪了神兵阁是小，恐怕今后微雨山庄在江湖上也抬不起头了。

可是，他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受此等侮辱！

“老爷，老爷，出了什么事了？”宋二夫人急急忙忙走进厅堂。

适才宋二夫人正在帮女儿准备嫁衣，猛不丁听下人说婚事有变，她一着急，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赶了过来。

宋毅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开口。

“老爷你快说啊，是不是樊家的人打算悔婚？”

“你别瞎猜，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回事？”大夫人也赶来了，“老爷，究竟出了什么事让你如此为难，说出来我们也好帮你分担分担。”

宋毅张了张嘴，又合上。他气呼呼地吩咐阮媒婆：“你说！”

阮媒婆战战兢兢的，对着宋二夫人又是赔笑脸又是鞠躬，“二夫人您别担心，婚事还是照常，只不过……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樊大少爷说，他要在成亲当天纳妾……”阮媒婆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面就跟蚊子叫似的。

宋二夫人大怒，“什么？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羽翩！微雨山庄虽不及神兵阁，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他要在成亲当天纳妾，分明就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二夫人您别激动，我还没说完呢。樊大少爷他……他说他要同时纳两个妾，是花影楼的花魁紫流云和清月楼的花魁舒碧月……”阮媒婆啰啰唆唆，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完。

宋二夫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娘——”

“姑妈——”

几个明艳的身影立马从门外冲了进来，正是宋羽翩、周令西和宋羽飞。

她们听到风声就立刻跟来了，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刚才阮媒婆的一番话一字不漏地传入了她们耳中，结果还来不及生气，就见着宋二夫人晕了过去。

一帮人围在宋二夫人身旁，又是摇身子又是掐人中的，宋毅正要吩咐请大夫，二夫人慢慢醒了过来。

“娘，你没事吧？”宋羽翩急红了眼。

“没……没事。翩儿呀，娘对不起你，本来想给你找一门好亲事的，没想到却害了你……”

宋二夫人心中百感交集。这还没成亲呢，樊一风就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若宋羽翩真嫁过去了，还不知道会受怎样的罪。

宋二夫人泪汪汪地望着宋毅，“老爷，我不能让翩儿受这样的侮辱，你快做主把婚事退了吧。”

“不行！婚事是你亲口答应的，神兵阁又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家，怎么能说悔婚就悔婚，传出去人家定会说是我们微雨山庄背信弃义。你这么做，分明是存心要陷老爷于不义！”大夫人占着道理不松口。

周令西心里像是有几千只猫爪子在抓一样。都是她惹的祸啊！她气呼呼地看了大夫人一眼，恨不得冲上去打她一个嘴巴。

很不幸，周令西的眼神被大夫人看见了，大夫人的表情来了个天大的转变。她忽然露出笑脸道：“老爷，樊一风要在成亲当天纳妾也就罢了，他还同时纳两个，而且都是青楼女子，这不是存心要跟我们微雨山庄过不去吗？我们绝不能就这样把羽翩嫁过去！”

周令西、宋羽翩、宋羽飞、二夫人……一大群人全傻了眼，万万没想到大夫人会讲出这么一番话。刚才她还夹枪带棒地抨击二夫人来着，才一会儿工夫，竟然变脸比翻书还快。

阮媒婆急了，“宋庄主，两位宋夫人，有话好好说嘛，你们这么做，老身回去很难交代的。”

“阮媒婆你放心，我自然不会让你为难。”大夫人笑得更欢了，她转过头，对宋毅道，“老爷，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

“不如……不如让令西代替羽翩嫁过去，如何？”

周令西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宋羽翩先开口了，她还是头一次对大夫